

关中匪事

一部关中土匪的惊世传奇

贺绪林 著

卧龙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卧牛岗

贺绪林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卧牛岗/贺绪林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

(关中匪事系列)

I.卧... II.贺...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5318 号

关中匪事=卧牛岗

著 者	贺绪林
责任编辑	屈立华
整体策划	睿辰文化
策 划 人	马文敏
装帧构成	建森工作室
版 式	豆豆
书名刻字	钟鎬
插 绘	邓强 杨坤 张瑜 南柯先
出 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发 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家园 17 楼 010-87873533 邮编:10006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印 张	17.5
插 页	16
字 数	237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7-80680-234-7/I·147
定 价	28.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710077

自序

贺 绪 林

这部书讲叙的是关
中匪事。陕西关中闹
匪是上个世纪五十
年代以前的事了。我
出生于上个世纪五
十年代之后，从没见
过土匪。书中的故事
都是听来的。

我的故乡在陕西关
中杨凌。杨凌，曾是
农神后稷教民稼穡
之地，现在发展成为
国家唯一的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根据这部书改编的
电视连续剧《关中匪
事》在全国各地电视
台播出后，常有人问
我，这块圣地怎么

出土匪呢？甚至有人
怀疑我在瞎编。这些
朋友对杨凌的历史只
知其一，不知其
二。杨凌位于关中西
部，南濒渭水，北依
莽塬，在上个世纪三
四十年代以前是三个
荒僻之壤，土地贫瘠
，很难养人。有道
是：“饭饱生余事，
饥寒生盗贼。”此话
不谬。贫瘠的土地长
不出好庄稼，却盛产
土匪。当然，书中涉
及的地域不仅仅是局
限在现今杨凌，而是
包括整个关中西府的
黄土地。

还有人以为我是土匪的后代。在这里我郑重声明：我家祖祖辈辈都是淳朴忠厚的良民，以农为本，种田为生，从没有人劫杀的勾当；而且我家曾数次遭土匪抢劫，我的父亲和伯父都是血性硬汉，舍命跟土匪拼争过。那一年父亲和伯父因家屋事吵了架，分开另过，土匪趁机而入，经过父亲住的门房时，土匪头子对几个匪卒说：“这家伙是个愣娃，把他看紧点儿！”随后直奔伯父

住的后院。响动声惊醒了伯父，一家人赶紧下了窖子，伯父手攥倒了一个匪卒，随后跳下了窖子。那次土匪许多老人跟我讲往事，都对父亲兄弟俩赞不绝口。

然而，我的家族中确实有人当过土匪，让乡亲们唾骂不已，这也让我心怀内疚，感到难堪。有句俗话说：“养女不笑嫁汉的，养儿不笑做贼的。”虽是俚语，却很有哲理。谁都希望

自己的儿女成龙成凤，可谁又能保住自己的儿女不去做贼养匪？家乡一带向来民风剽悍，几乎每个村寨都有为匪之人，都流传着关于土匪的传奇故事。追根溯源，这些为匪者或好吃懒做，或秉性使然，或贫困所迫，或逼上梁山……尽管他们出身不同，性情各异，可在人们的眼里他们都不是良善之辈。我无意为他们树

碑立传，只是想再现一下历史，让后来者知道我们历史中曾有过这么一页。

《关中匪事》系列小说暂时写了三部，不管哪一部，您看过三页还觉得不能吸引眼球的话，就把书扔了吧，免得耽搁您的时间。

好了，不嗦了，您看书吧。

2004年仲春



双喜明白自己是被关进了监牢，他扑到铁门前，抓住风口的钢筋，用力摇晃，大声吼叫：“放我出去！”



为首的汉子手脚更利索，抢前一步下了他的枪。另有两个汉子扑上前，推开两个妓女，一左一右扭住了他的胳膊。



一盏马灯映照出昏黄的光。送子观音端坐在莲台上，面含微笑垂目俯视着香案前的一伙军人。他们灰眉土眼，人人都是一脸的焦急不安。



这时陆志杰追了过来，俩人打马加鞭，两匹马风驰电掣般地狂奔起来，在夜幕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一章

凡世间大喜大悲之事，事前几乎都有征兆。秦家少爷遇难亦是如此。

一大清早起来，老掌柜秦盛昌的左眼皮就直跳。他使劲儿揉了揉眼睛，眼皮这才不跳了。他很忌讳这个，阴沉着脸，坐在椅子上想吸袋烟。屁股还没坐稳，窗外的树上传来了乌鸦的聒噪声，他的眉头不禁皱了起来，想喊下人把乌鸦赶走，嘴刚张开又钳住了。他放下水烟袋，起身来到屋外。

院中的水楸树有小桶般粗，他使劲在树干上蹬了几脚，脚都有点儿麻痛，可树枝上的乌鸦却毫不理睬，依然聒噪不停。他非常恼火，想找根竹竿打飞这不吉利的东西，不料一脚踩在乌鸦屎上，险乎儿滑倒。他更为恼怒，喝喊一声：“满顺！”

小伙计满顺急忙跑来：“老爷，有啥事？”

秦盛昌手指树梢，却因生气竟一时说不出话来。这时乌鸦又聒噪起来。满顺明白了，环目四顾，找不见应手的家伙，便扬起双臂咋咋呼呼喊叫起来。可那乌鸦见过世面，不惊不慌，依然聒噪不已。满顺见这毛虫这么小瞧他，使他在主人面前丢了脸，顿时来了气，甩掉鞋，抱着树干“哧溜哧溜”往上爬。等他爬上树，那毛虫聒噪几声，拉下一泡尿，展翅朝东飞去。

满顺下了树，见秦盛昌脸色不好看，嘴张了一下又闭住了。秦盛昌冲

他摆摆手，转身回了屋。

大清早起来眼皮跳乌鸦叫，真是晦气！秦盛昌心里十分地不痛快，回到屋里低头吸闷烟。太太秦杨氏从里屋走出来，惶恐地说：“昨晚我做了个怪梦。”

秦盛昌看了太太一眼，只管吸烟，没吭声。他知道，自己不问太太也会说的。

“我梦见一头犍牛钻到咱家来了，我咋赶也赶不走。后来，来了两只狗，一只黄狗一只黑狗，守在家门口一个劲儿地咬，咬着咬着说起话来。”

秦盛昌一怔，从嘴里拔出水烟袋嘴：“狗说人话？”

“说人话。”

“说啥哩？”

“我一句也没听懂。你说这梦怪不怪？”

“怪，真格是怪。”

“这是吉兆还是凶兆？”

秦盛昌没吭声，又吸起烟来。他只觉得这梦奇怪，可也不知道这是凶兆还是吉兆。他幼读私塾，有一肚子墨水，年轻时根本不迷信。如今已过知天命之年，却越来越忌讳奇兆怪梦。他觉得人的一生是个难解之谜，冥冥之中有鬼神在捉弄人。他本想给太太说眼皮跳乌鸦叫的事，可知道太太更忌讳这个，怕吓着太太，便把到口边的话又咽进了肚里。

这时丫环菊香送来了洗脸水。夫妇俩不再说啥，接过毛巾净了手脸。洗罢脸，菊香端来早饭，俩人都没胃口，动了几下筷子就让菊香撤走了碗碟盘子。

夫妇俩默坐无语，一个闷头吸烟，一个低头喝茶。良久，秦杨氏忧心忡忡地说：“信都去了半个多月，双喜咋还不见回来？会不会出了啥事？”

秦盛昌吹掉烟灰，安慰太太：“他一个大小伙能出啥事呢？也许正在路上走着哩。”其实这些天他一直为儿子迟迟不归而心焦。刚才左眼皮跳就让他很是惶恐。秦杨氏生了六胎，头两胎都夭折在月子里。第三胎是男孩，生得虎头虎脑，伶俐可爱，取名大喜，却在十岁时染上了天花，不幸又夭折了。第四胎也是男孩，取名双喜，从小体弱多病，秦盛昌生怕再发生意外，

让护院拳师吴富厚教他习武功，强身健体。如今双喜已二十出头，在省城西安读书。第五胎和第六胎都是女孩，一存一亡。存下来的起名叫喜梅，今年已经十六岁，颜如花蕾。秦家在秦家埠可以说是首富，有十几家字号、铺面、作坊，良田十几顷，骡马成群，家资万贯。这么大的家业只有一个后世传人，实在是太少了啊。秦杨氏认为是她的不是，便让丈夫纳妾，再为秦家添丁进口。太太如此大度明理，令秦盛昌很是感动。他执意不肯纳妾，说道：“好儿不在多，一个顶十个。双喜聪明伶俐，又装了一肚子墨水，比我还强几分，完全能领住这个家。”秦杨氏见丈夫如此意决，越发敬重丈夫。夫妻俩互爱互谅，相敬如宾，着实令人赞叹羡慕。

年前，省城西安出了大事，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了委员长蒋介石，一时间人心惶惶。秦盛昌夫妇坐卧不宁，直为在西安读书的儿子揪心。后来事情和平解决了，双喜回了一趟家，没住几天又走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前些日子秦盛昌听人说省城十分混乱，常有人不明不白地失踪。他惶恐得不行，生怕双喜在省城有个啥闪失。世事如此动荡混乱，书读不成也罢，只要全家平安就好。思来想去他与太太相商，给儿子写家书一封，佯称自己身患重疾，让儿子赶紧回家来。书信寄出已半个多月，儿子却迟迟不归，怎能不让他们心焦？

秦杨氏还是心神不安地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这也正是秦盛昌最担心的。

“让富厚去省城一趟，把双喜叫回来吧？”

秦盛昌沉吟了一下，点点头。秦杨氏当即就让菊香去唤吴富厚。片刻工夫，吴富厚就来了。

吴富厚在秦家的地位很特殊。他是秦家的护院拳师，与秦盛昌是主仆关系。双喜幼年时体弱多病，拜他为师习练武功。因此，他又是秦家少爷的师傅。他在秦家干了二十多年，除了护院、保镖之外，还兼管着秦家的事务，秦家里里外外的人都称他“吴总管”。他对秦家忠心耿耿，秦盛昌对他赏识有加，从不拿他当下人看，与他兄弟相称。他也是个明白人，主人高眼看他，他便以忠报德，更加忠心事主。

他刚来秦家时，一天晚上土匪来秦家打劫。那时他二十出头，血气方

刚，浑身是胆，顺手从门背后摸了把梭镖，就扑了出去。土匪有七八个人，手中还有枪，可他毫无惧色，一把梭镖使得虎虎生风，当下就捅倒两个。土匪大惊失色，开枪应战，他右臂上挨了一枪，可手中的梭镖依然紧握。土匪知道遇上了劲敌，不敢恋战，背着两个受伤的同伙慌忙撤了。至今，他右臂上还留着一个铜钱大的伤疤。

那年秦盛昌被土匪郭鹞子绑了票，他冒死送去赎金救出了秦盛昌。打那以后，他在秦家的地位更高了，秦盛昌夫妇之下，他说了就算。吴富厚知道掌柜的传唤他，肯定有紧要事，进门就问：“老哥，有啥事？”

秦盛昌递给他一杯热茶：“兄弟，喝了茶再说。”

吴富厚接过茶杯放在桌上：“老哥，有啥事你就说。你知道，我是个急性人。”

秦盛昌笑道：“你还是这个急脾气。兄弟，我想让你去省城一趟。”

吴富厚有点儿惊愕：“去省城干啥？”

“你去把双喜给我叫回来！”

“有事？”

“听说省城乱得很，我真怕他有个啥闪失。一大早起来我的左眼皮就直跳，你嫂昨天晚上也做了个怪梦。”

吴富厚笑着安慰道：“你俩是想娃了。放心吧，不会出啥事的。”

秦盛昌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给他寄了封信，信上说我病了，让他赶紧回家一趟，可信都去了快二十天，还不见他的人影影儿。我和你嫂都急得很。那年他去西安念书，是你送的他。你路熟，就跑一趟吧。”

吴富厚明白了：“几时去？”

“今几个就去吧。”

吴富厚刚要走，又转过脸来：“万一双喜不回来咋办？”他知道双喜的脾气，犟起来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秦盛昌恨声道：“你就跟他说，你爹躺在床上，正断气哩。看他崽娃子回不回来！”

吴富厚怔住了，他没料到秦盛昌发了这么大的火，有点惶然不知所措。秦杨氏急忙说：“富厚兄弟，千万甬这么说，当心吓着了娃。你就说家里

有点事叫他赶紧回家一趟。”

秦盛昌恼火地说：“你就说我在断气哩！”

秦杨氏不高兴了：“那还不把娃吓个半死。富厚兄弟，甭听你哥的，千万不能那么说。”

吴富厚醒过神来，笑道：“你俩都甭心焦，我一定把双喜叫回来。”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七年的春天姗姗来迟。古诗云：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时令已是阳春三月，可雍原的天还是灰蒙蒙的，太阳像个没烙熟的锅盔挂在空中，冒着几丝热气。通往雍原县城的官道上，一辆单套马拉轿车不疾不徐地驰着，车声辘辘，车后飞扬起一溜黄尘。道路两旁的树木秃着树丫，在料峭的春风中抖着，发出呼呼的声响。路上行人脚步匆匆，脸色跟老天的脸色几近相似，难见有舒展开心的笑颜。去冬以来，一直没有下雨雪，官道两边的麦田因得不到雨露的滋润，干巴巴地爬在地皮上，显得毫无生机。而那些干蒿草却长得有半人多高，密密麻麻布满了沟沟坎坎，透着一股凶蛮的强悍与霸气。

轿车忽然异常地颠簸起来。车把式喊了一声“吁——”勒住牲口的缰绳，从车辕码头跳了下来，绕着轿车仔细察看。

车帘一挑，秦双喜伸出头来：“咋不走了？”

车把式把头伸到车下，察看半晌，把头缩了回来，拍了两下手，满脸的沮丧：“走不了了，车轴断了。”

双喜叫了起来，“那咋办呀？！”跃身跳下了车。

“西安事变”后，西安学校全都停了课，学生们纷纷上街宣传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八项主张”，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双喜自然也在其中。后来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答应抗日，学校复了课，可青年学生再也静不下心来坐在书桌前读书了。双喜周围的同学好友热血沸腾，决心投笔从戎，驱逐日寇。可究竟去哪里投军，却有分歧：有的要东出潼关投国民党的五十二军去抗日，因为该军军长关麟徵是陕西人；有的要北上陕北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说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在陕北。双喜决定去陕北。其实他对共产党和红军并没有多少了解，而是因为他一直暗恋的女生林雨雁坚决要去陕北，并且主动来找他，要和他结伴而行。此前林雨雁对他一直不冷

不热，而追林雨雁的男生足足有一个加强排，其中不乏高官要员之后和富商名人子弟。他自惭形秽，不敢向心仪之人吐露心语，唯有暗恋而已。此时林雨雁主动来找他，要和他结伴而行，他受宠若惊，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却在这时，他收到了家书，父亲卧病在床，要他火速回家一趟。为此他十分苦恼，食不知味，夜不能眠。他深知父母视他为掌上明珠，在他身上花费了不少心血。现在父亲病了想见见他，他若不回家，枉为人子。如果他真的去了陕北，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回故乡？思之再三。他乘火车到马嵬站，下车后雇了一辆轿车北上雍原，如果顺利，太阳偏西就能回到家。可怎么也没料到，走到半道上车轴断了。这可如何是好？他懊丧地连连跺脚。

车把式骂骂咧咧地说：“狗日的车轴咋说断就断了，这可咋整哩？”

“一步都走不了了？”

“空车也能走几步，坐人是万万不行了。”

双喜抬头看天，太阳早已西斜。他心焦起来：“你把我撂在半道上，让我咋办哩？”

车把式挠挠头，指着前边的村子说：“那个村子叫驮户村，家家户户都养着牲口。我的一个表哥就住在驮户村，咱们到我表哥家去，我找人修车，再让我表哥送你回家。这地方离雍原县城不到二十里地，到秦家埠也就四五十里地，赶天黑你也就到家了。”

也只好这样了。双喜跟着车把式到了他表哥家。车把式的表哥没有车，但养着好几头毛驴，车把式的表哥牵了一条健壮的毛驴让双喜乘骑。好在他行李不多，一个皮箱一卷铺盖搭在驴屁股上。临行时，双喜掏出两块大洋给车把式，车把式只收了一块，满怀歉意地说：“把你没送到，真是对不住。”

双喜说：“车出了问题，这也怨不得你。”把另一块银元也塞给了车把式。

车把式感激地说：“你是好人哩。”又关照他表哥：“哥，一路上多照应点儿，当心毛驴惊了。”

车把式的表哥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汉，笑呵呵地说：“你放心，没麻搭（没问题）。”

太阳斜过头顶，暖洋洋地照着高原。春天的脚步姗姗来迟，但毕竟来了，午后的风不再凛冽，柔和地抚着面颊，使人感到惬意和舒心。

双喜出身富家，出门几乎都是坐轿车。跟吴富厚习武时，也学会了骑马。骑毛驴他却是头一回，觉得很好玩，禁不住童心萌发，一会儿摸摸驴的耳朵，一会儿摸摸驴的脑袋，又拍拍驴的屁股。那驴似乎恼怒了，伸长脖子叫了起来，撒起了欢，双喜兴奋得大喊大叫，却把那拉驴的老汉吓得不敢，连声喊：“吁——吁——”

跑了一程，双喜勒住缰绳徐徐而行。他心情畅快了许多，扯着嗓子吼起了秦腔：

祖籍陕西韩城县，
杏花村中有家园……

牵驴老汉赞道：“真是好嗓子。你要去唱戏，保准能唱红！”
双喜得意的满脸是笑，吼得更欢：

姐弟婚姻生了变，
堂上滴血蒙冤……

翻了三座梁，越过两道沟。

天边不知什么时候涌起了铅灰色的云层，渐渐吞没了斜阳，天色陡然暗淡下来。双喜失去了好兴致，问牵驴老汉：“离县城还有多远？”

“不远了，翻过前边那道梁就到了。”牵驴老汉说着在驴屁股上砸了一拳，驴的四蹄欢势起来。

忽然，迎面来了几个背枪的汉子，从衣着上看，是县保安大队的团丁。为首的军官三十来岁，两腮无肉，蓄着八字胡，斜挎盒子枪，骑着一匹黑马，嘴里哼着酸曲。不知怎的，双喜顿生厌恶，目光盯着马背上的官儿，很是鄙视。那官儿钳住了口，也瞪眼看他，脸色泛青。显然，他对双喜的目光十分恼火。拉驴的老汉急忙把驴拉向路边，给对方把道让开。交臂而过之